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卷四

明 夏尚樸 撰

書類

答余子積書

欽聞盛譽無由拜覿往歲舟過龍江擬約與子才純甫同出一拜以領高論偶以賤疾中止繼聞先大夫倉棄榮養有失具疏弔慰至今猶以為歉開歲到此得接手

教及與子才純甫論性諸書足見留心理學且不以疎陋見外感慰之至敬齋之學篤信程朱攘斥異教有功於吾道甚大非得執事裒集遺書而表章之將遂泯滅而無聞矣是執事有功於敬齋也為不淺但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以不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為心心之為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

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儱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于物欲而然欠却氣質一邊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箇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

直就氣禀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禀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以服孰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孰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即行不是理處即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

耶是氣耶是理與氣無耶當不待辨而自明矣

寄邵思抑書

歐陽之行曽奉小柬達否近日兩辱手書感慰前書教告懇切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尤深感激謹當內斷于心不敢負知己之教也吾兄近讀何書能專一向裏用功否便中無惜見示萬萬生在此仍寓公署中向前頗有意味近日偶理會一二文字遂覺長許多麁心浮氣之病可見前輩玩物喪志之戒為不誣也吾人今日且當

掃去此等見解止將緊要書冊日夕玩味庶使此心不致汨沒將來有湊泊處也一清銘誌子才堅辭不為以書命生為之不得已勉成付去併録一通求教可否望一一批示容從容修改然後登石為佳

寄魏子才書

頃者貴鄉張汝翰先生回曽附數書及所撰李一清銘誌草稿一通得達左右否初暑緬維精舍安適涵養玩索之功比前又何如便中無惜見示生近來見得孟子

之學亦甚細膩如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雖主集義而言然細觀之敬亦行乎其中優游厭飫了無一毫急迫散慢意思宜其用力之久能養浩然之氣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矣敢貢其說於左右不知以為如何銘誌望一一批示一清襄事尚遠一時未刻石可以從容修改也草草不盡所言仰惟心照不宣

復魏子才書

貴价來蒙患書知合宅清吉為慰生在此亦幸如昨但

遂去老母已久歲暮思歸益切近以疾上請量在閑歲
得命行矣欲取疾從徽寧南歸一時未得請教竢到家
定省之後奉約吾兄及邵思抑徐可大姜源甫為三清
懷玉之游準鵝湖嶽麓故事亦生平一大快也未知得
遂否承誦李立御之言使僕聞之感刻不已然僕之所
以未能剛大正坐未純正耳此恐立御未能盡察耳蓋
僕竊嘗自謂頗有一二分見處特以氣質駁雜未能卓
然直截於身心上用功加之賤體素弱曩年以病後苦

思損心不得大肆力于羣籍之間以致學問孤單誠如
立御所云所幸者夙昔好善之心未忘方欲斬截自新
以為破釜沉舟之計不知列位知已何以教我也吾兄
絶利一源人亦憂其未能超然有一日千里之勢足見
惟日不足之意但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
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
處耳朱子謂巳於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
了觀書有感二詩必是此時做吾輩今日竊恐未當如

此計功期效也鄙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

復陳孝子天錫書

逺承專人惠書知假令崇陽由真陽遡江而上此去舟次不逺適值寺堂王先生將到弗克迎候一見以訂千古之疑柰何鄙作辱光和佩服不敢忘承示所疑足見留心性理容一一歸思請教也以不肖言之此等疑義姑且置之要須直截於身心上用功庶不擔閣日子候他日有得自當種種解脫也鄙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

吾人不仕則已仕則須從州縣做起不惟此職近民且天下之事體皆聚于此更歷之多諳練之熟他日自當有得力處况吾兄平昔孝友之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一邑耶君陳孝友克施有政當復見於今日矣豈特閭里之榮同年之光耶所需譜文以尊命不敢辭到任後望令侍者備録華譜一冊見寄庶好下筆也吾凡行實未知其詳亦煩令郎一一見示為幸此去相望數千里不知能得再見否切望懋德進學以垂無窮不

宣

答邵思抑書

相望千里無由奉問近者小兒在吳門轉致所惠手書欣審近況清適書中云云所以愛僕者深矣敢不自愛負列位知己之教耶僕在此且踰年矣恨無朋友之助近得王韵塘先生來為太僕正此公為人嚴重剛果一言一行皆出中心之誠無不可法相處未幾為益不少信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居多為不我誣也吾

輩雖有志講學未有卓卓如前輩者此其病安在無乃議論多而成功少耶望加勉勵直截於身心上用功庶不負天下之重望萬萬前書恐舟次匆冗未盡所言便中無惜期約或得假道一會為幸僕分理馬政在鎮江等處併此報知暑中草草布此餘惟心照

答周用賓書

遠辱惠書知回宅未久復寓錢塘杜門却掃坐進此道喜慰之至僕在此地僻事簡時有遊觀之適亦如從者

之在錢塘但懷禄不去有愧高風多矣相别七年齒髮日衰詢知吾兄亦復種種豈天上果有清愁白髮翁耶呵呵僕舊因體弱亦嘗留心丹書延接方外之士如捕風捉影無著摸處近来一味游泳經訓時或有會心處乃知名教中自有樂地為不我誣矣無由面話請教奈何歳云暮矣請歸舊隠從容燕養比之旅次事事為便如何曉枕偶得一詩併録呈謾發一笑

天上神仙不易逢聞君也作白頭翁何時直上郎峰頂

看爾青天騎白龍

寄資姪書

近聞與子重輩用心看書作課工夫有次第甚喜但作文字須用仔細修削務到恰好處積習既久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功課之餘徐將程朱之書玩味數章切已體察要之躬行之實庶有進步處區區眼前得失安足累吾襟抱耶舊見白沙文集屢稱賀克恭之為人未知其詳近得其子士咨所集醫閭集讀之乃知此公遼東人

名欽由黄門退處於家者數十年屢經薦舉竟不起志趣高遠而為學平正篤實雖嘗講學白沙無一點虛曠意思蓋得之程朱之訓為多只今聲聞凛凛誠無異管寧之在遼東矣此間止有一部俟令人録出寄汝輩看吾輩沉酣富貴以得失為心者仰視此等人豈直霄壤耶老叔不足學汝輩須以此等人為法庶不墮流俗去沉將來日子幾何在前如此今復不悟又恐在流俗下矣子重不及書併此道意

與林貞夫書

奉别多年無由奉問殊切懷想近得令尊老先生書知添令嗣而宿疡已全去體喜慰不可言况林園静處潛修力究其所造詣豈衰謬所能知耶重以為賀生本非用世之器自分林壑久矣不意復有此行殊乖鄙願去歲到此嘗具疏力丐還山未蒙俞允强顔竊禄深有負知己平昔期待之意執事之志遠矣但不知别後新功何如無由奉叩生嘗謂有古人之心自能為古人之事

無古人之心欲為古人之事難矣切望撥置他書一味留心古訓切已體察兾有得于心焉則他日發之言論措之行事又豈衰謬所能知耶侍愛僭敢及此惟知已亮之生老矣所幸好善之心未衰使中無忘警切之訓尤見知愛之深也不宣

復高憲臺請主白鹿洞書

奉别已久無任懷想遂承專使走山中賜之手書且審比來起處清勝為慰書中稱許過情且承諭以撫按諸

公之意此必出於執事繆薦三復感愧不已夫鹿洞乃昔賢講道之所事之廢興關繫斯文不小必得其人如朱夫子及近時胡敬齋者主之必能講明斯道以淑來學顧僕何人可以尸此責耶僕資質庸下志氣昏惰加以近年多病舊學日就荒落安有踐履之功自得之趣如來書所云方將謝絶素所往来温理舊習默養吾誠庶求不負初志安敢强承諸公之命抗顔師席嘵嘵多言而欺人哉此實不肖之心非執事莫能照察也撫按

諸公處望力賜一言使得遂所辭于未命之先免厘來使重取方命之罪尤見執事知愛之深也力疾草草布此不罄所懷伏乞心照萬萬不宣

附高憲臺書

昔在南都得領教左右乃始知吾執事之學以忠信為本以踐履為功自求實得不事虛談真得孔門教人之旨擴而充之將何所不至視近時學者飾其外而忘其中浮于言而嗇于行相去奚翅倍蓰此不肖所以深慕

而敬服也近者廵歴南康兩詣白鹿洞書院尋昔賢之遺蹟嘆今昔盛衰之殊重念江右多賢之地當必有感而興起焉者乃以鄙見條陳作興之宜于撫按諸公之側慨然欲舉而行之咸以師道不得其人為慮旣乃有以執事言之衆嘖嘖稱服以為决非斯人不可此固素行之在人夫亦大方士子造就之機也諸公欲即遣官以幣上請恐失之遽乃命不肖達其誠俟不拒然後敢至以執事飽學未施棄官而歸林谷當推之以淑鄉人

厚風化夫亦執事之心也且不肖亦得以時就誨益以自附于君子之列茲又一人之私也嘗以諭諸生擇其學行志趣之可進于道亦多唯唯而行者矣凡所以處之之方亦既詳備而所以道之之道敬以俟執事萬勿固辭幸甚兩辱教無任慰感俗冗久失裁答并此奉謝不備某年月日貢亨再拜

再復高憲臺書

近承專使惠書遂致撫按藩臬諸公之命使主白鹿洞

教事生以薄力不足以當此責任之重已作一書奉復冀乎昔知已必能懇懇諸公之側使得遂所辭矣不意復蒙敦遣教官莫華同生員熊梅等四人遠奉書幣到山中禮意誠懇若終不予釋者豈不肖平昔深情厚貌欺執事致執事誤諸公耶三復來教慚悚不已生舊遊郡人婁一齋之門粗聞儒先緒論既而一齋云亡跧伏窮山絕無師友中閒雖薄遊兩都得數君子尋以病歸因循荏苒老大無聞求之身心性情之間可作可愧者

多特執事得之傾蓋之頃未能深察此耳至于六經子史皆學者所當理會亦以病廢學皆未涉其源流聞見孤寡尤爲可恥以此學問使登師席以應諸生之求得不欺人自欺誤人自誤有負諸公之命哉生舊有瘋疾去歲承乏惠州度嶺疾作遂將文憑托郡守轉繳令退未幾舊疾未瘳遽勉强承命數百里之外倘徉容與於絃誦山水之間此於事體猶有未安執事知我愛我之深能不慮及此乎況近來血氣尤覺衰減每遇天陰骨

節酸疼殊不可忍廬山風高尤非衰朽所宜即欲與疾
往三衢尋醫調理兾少延殘喘倘有再命之將弗獲躬
俟敝廬必且獲罪諸公而相知如執事者恐亦不能逭
其責矣伏乞諸公處極力一言使生得遂所辭為幸且
使洞中諸友知有夏某者雖不足以膺嘉命然能知恥
自守亦不失為恬退之士於洞中風化不為無少助也
謹將禮幣奉復併遣小兒貢齎此以布下懷無任悚息
待罪之至尚樸再拜

復陳都憲書

伏蒙命有司具禮幣敦遣教官奠華生員熊梅等逺降敝廬令主白鹿洞教事奉命無任慚悚此洞乃昔賢講道之所當此廢墜之餘欲聚江右英材而教育之此為政第一義也必得天下第一流人物乃足以當之顧生何人可以承命且生舊有瘋疾不時舉發雖欲趨命有所不能謹將禮幣托原教官上納霜威之下不敢盡言恐重取方命之罪謹具疏托高僉憲與達下懐伏乞俯

賜矜宥萬萬

附高憲臺書

吏回承手教足見謙虛之德第玆舉非出不肖一人之私實周克之倡之而撫按暨二司諸公成之也執事之德信于人人是以有此萬萬不惜一來不惟成就後學亦以慰諸公之意來喻云必如朱晦翁而後可此意恐太泥古之人恥獨為君子苟有所得便當推以及人庶幾大同無我之地可漸而至也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

以誨人則為善者孤矣執事顧學悔翁者也與二三子尋悔翁之遺迹循其道而相礪焉不亦大可樂乎有義理之滋而無俗師課業之煩有山林之趣而無官府案牘之擾且為時育士以報朝廷亦執事之心也何如何如燈下俗筆不悉不虔照亮幸甚近作數首録上求教

復提學徐伯和書

近蒙敦遣禮幣到山無任感激曾具狀遣兒姪奉謝量已達台聽矣僕以病足弗克躬詣行臺一拜方虞得罪

左右乃蒙復賜手書副以陸宣公奏議二冊拜領尤用
感愧承約為白鹿洞教主敢不躡屩相從第念素缺探
討復行之功老大無聞徒以虛名誤辱諸公之知方竊
愧恥之不暇安能從公遨遊其間以得之口耳之末者
以誑來學重為斯文之玷耶兼之廬山峯高入春雲氣
濕蒸尤非病骨所宜幸托神交必能照亮及此也近來
士風已不可言執事視學之初稍加振作人心悚懼風
聞已四達矣願公益加淬礪默養吾誠豈直江右士風

為之否變耶草草冒昧及此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寄湛甘泉先生書

生受知門下最深顧以德業不修老大無聞有累于執事知人之明多矣往嵗在北都極荷汲引違别以來無任傾感近得所附周生書猥蒙稱道過情三復感愧不已我朝士論卑弱逺不逮元儒至正統間薛文清講道於北而吳康齋講道於南時則有羅一峯者以氣節風厲天下由是士大夫爭自磨濯視古不多讓風聲鼓動

至今猶未衰愢所惜程朱之書誦習既久不無厭常喜新之意遂有取于象山之簡徑遂使學者茫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不肯就人倫日用處痛下工夫將來恐為患不細今幸遇執事與諸賢講學南都此實斯文一大幾會也程子云世既無人安得不以斯道自任惟執事圖之萬萬生退處窮鄉絶無師友麗澤之益所幸夙昔好善之心未衰敢不黽勉以負執事期待之意伏望時賜教言以起昏惰萬萬承示新泉語録一時未得

卒業容看畢又嘗請益也茲因監生潘時表行便謹比少佈懷仰之意伏乞照亮不具

上南都李巡撫書

竊聞富鄭公之在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勸民出粟得五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間散處其人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死者為大塚葬之明年麥大熟流民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數千萬人公之相業實兆

於此甞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四考矣今歳災傷甚廣而江北尤甚死者相枕席挈家南歸者已不計其數阻之使不得渡江則非仁聽其渡江散之四方而不知所以處之非惟展轉死于溝壑抑恐羣聚為寇不能不近為畿輔之憂也明公奉命以來凡所以振糶勸分者已無所不用其極但恐糧食有限不足以及數月救荒之用一旦告乏則前功為之盡棄為今權宜之計望與諸公亟命五城兵馬及上元江寧知縣盡籍内外城中龍江

上新等處軍民殷實人户及開鋪面得利之家分為三等令每家安挿饑民一人俱不分軍民先上等户次中下等户如饑民衆多不足安挿上等户量添一二人每人日與粥三餐二三碗共計米六七合似亦易給耳限之使不得他往先正謂人得一食則不死力可以營一食者則不至矣十家内攅空屋一二間計可容十數人如本巷無空屋可容量給官錢令買竹木蘆席傍冷吏鋪遇搭蓋二人共與草薦一二鋪用木板閣之免令

受濕生病饑民死者或官錢不足以給棺不得已用蘆蓆裹之責令地方火夫擡出城外深埋勿令暴露為犬豕所傷併行互隸府縣凡在城在鄉悉依此法處之流民至日一體安埋此特為目前鰥寡孤獨流離困苦無所歸者設耳若夫貧難下戶數口之家方欲仰餐於官而營生於已者不在數又俟米船至日從詳區處使人人得沾實惠則所全活豈止數十萬而二十四考中書令有不足言者生昨晉謁畧倣富鄭公救荒遺意僭擬

及此伏惟俯賜聽納今開寫進呈第才識荒疎言詞拙訥不足以備明公採擇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與王順渠書

去冬家僮歸自北都得拜手教具審動履之詳且聞力辭宮翰退而家居非見幾明決安能及此近見邸報尋有南廱之命此實多士之幸量能慨然一起振作士類仰副朝廷求賢圖治之盛心也第恨相去頗遠無由知教條次第如何近時諸公論學好舉良知作話頭啓迪

後進未為不是獨恨轉脚處與儒先之論有未合耳今
幸吾兄與南野先生同在此吾道一大機會也切望虛
心講論如異時莊渠與吾兄之在郡庠時庶使議論歸
一而諸生有所持循矣恃愛及此亮之萬萬

奉內閣費鵝湖書

生以薄劣受知門下久矣顧以鄙踈自外有欽上問罪
罪近聞恭奉制書進東國鈞實宗社蒼生之幸豈直里
閈之光耶竟抱足疾弗克恭詣潭府一拜重用為歉謹

齋沐奉啓為布下懷伏乞俯賜原宥萬萬昔温公退處于洛者十有五年一旦復起為相四海仰德咸拭目以觀太平之盛明道蓋嘗私議于下謂宜兼用熈豐之黨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温公竊恐慮不及此卒如明道所言論者惜之生出入門下有年且嘗竊禄于朝故敢竊所聞於執事不知以為何如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與費鍾石書

僕在北都相聚一載誤辱尊禮倍于疇昔顧薄劣雖不

足以當之然亦足以見子和之能進德也違別以來可
勝懷想僕二月十八日河西務發舟三月十六日渡淮
自淮以北盜賊充斥幸托庇無虞初意暫還舍然後扶
侍老母同行第念人事紛擾非貧所宜兼憑限促以此
徑到南都已於四月初二上任矣別後想進學不已更
願以遠且大者自期區區聲利之習一切掃而去之惟
務涵養本源游泳經義則學問不期進而進矣況辭章
之末乎鄙言如此不知以為何如四方盜賊蜂起殊為

可畏令正之柩不宜經年旅殯於外宜即遣護送歸更為安便便中草草佈懷餘情罔既

與夏桂洲書

生分甘林壑久矣此出非為饑寒所驅蓋遇聖明在上亦欲圖以自効耳不意舊有瘋疾去冬衝斥道途偶犯北風此疾復作只今手足拘攣痛不可言醫者類為老年之人血氣已衰恐非藥石所能療矣用是具疏遣人賫奏望于當道諸公處力賜扶植使早得遂首丘之願

腐同先隴之草木為幸力疾草草布比伏乞照亮不宣

東巖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巖集卷五

明 夏尚樸 撰

誌銘類

婁一齋先生行實

先生諱諒字克貞姓婁氏號一齋世為廣信上饒人幼有異質弱冠慨然有志於道聞聘君吳康齋講學小陂往從之遊康齋一見器之謂學者須帶性氣老夫聰明

性緊賢友亦聰明性緊小兒㮚聰明而性氣不逮賢友

先生豪邁不屑世務康齋一日填地𣏌名謂之曰學者須親細務由是益加下學之功在館中雖掃除之事必親不以責僮家僮年若干領鄉薦自以學不足不急于仕退而藏修於家往來師門者十有餘年後為父兄强赴會試至三衢登舟風逆飄然以歸家人訝之先生慰之曰此行非惟不中必有奇禍未幾春闈果災死者不可勝計由是皆服其有神見其年以乙榜授成都府學

訓導先生嘆曰是殆天玉成吾也乃攜妻子赴任朱子語録未刻獨康齋族中有古刻一部先生遣家人攜白金一斤購求未得遂假以歸募人抄完攜往舟中翻閱謂吾道盡在此矣到任兩閱月即謝病而歸因號病夫杜門却掃足跡不履公門與弟蓮塘先生輩日以講學為事時先生聲聞已著前後郡守皆知其賢往往偕僚佐候之先生皆不報謁惟俟其初至及解任去時往途次一拜而已先生之學以主敬窮理為主早起深衣幅

巾拜於家廟出御廳事受家人諸生揖唯二蒼頭侍焉內外肅然凛若朝廷雖達官貴人至者必整飾襟裾而入應接之暇即翻閱古書有至言格論契於心者吟諷不已悉用朱筆圈點紙敝墨渝不能去手至夜深方入內寢未嘗頃刻少懈嘗謂孔子佩象環取中虛之意因製象環佩之終日不去身或者謂非孔子意然能虛中無我如先生者其去子絶四者幾矣孰謂非孔子意耶議論慷慨善開發人聽者忘倦賢士大夫有道信者必

造其廬請教至有終日不忍去者先生雖退老於家然
愛君憂國甚誠切每讀邸報見行一善政用一善人則
喜動顏色若事有病於政治之大者必憂形于色不啻
身立其朝目擊其弊憲宗晏駕先生聞之慟時以子貴
受封于家朝夕哭臨垂涕不已郡邑政令有不便于民
者必諫止之有不善惟恐先生知之田里賴之稍安先
生既歿小民困於貪漁者皆思先生之德矣歲有旱潦
蝗蟲之災先生憂嘆不已籲天祈禱輒有響應樂道人

善鄉鄰有為不義如迎神搬戲划船及建齋醮之類必痛加禁止蓋其齒德既尊以正風俗為已任雖得罪士夫有所不顧然皆出於愛人之誠久之亦自信服雖仇家無怨言此豈聲音笑貌為哉先生氣象巖巖衆皆以為靈山降神所致一日忽聞靈山白雲峰頹數十丈先生嘆曰吾殆死矣越數日即寢疾而卒張東白銘其墓云靈峰信之主山哲人之萎豈偶然哉時屬盛暑忽陰涼數日颯然如秋逮殮畢日出如故似亦非偶然者時

龍游余元默先生分教郡庠祭之以文云先生以剛毅之質受業康齋之門明正學迪正道為世鴻儒非惟門生子姓恪遵其教凡有官於此土者亦皆有所憚而不敢為惡是誠大有功於名教也識者以為名言先生之學不事辭章之末所作詩文皆攄發胸中之藴取其達意而止名寫心集成化丁亥始有日録冊子紀其為學工程間有所得輒書數語其上平正明白多有補于世教先生歿締姻寧藩不幸遭逆濠之變舉族逮繫遺文

散失無存獨日録數冊假録於先幸存予家意者天意有在乎中間敬用纂録俟訪遺逸續書於後以備考德者擇焉

施拙庵墓誌

拙庵既卒之明年厥子鑾將奉母柩而合葬焉遣兄子濬恩具狀來請銘予邑僻在山中與閩浙接壤鄉先生多出朱吕真西山之門以故俗尚禮義視他邑為勝予少時猶及見長老類皆敦重質朴言必及義有足畏者

近年相繼淪謝風俗日趍於下求其好賢尚義庶幾前
輩如處士者已不多得今一旦逝去能無感於中乎因
據其狀而銘之處士諱宏字文裕姓施氏號拙庵宋名
臣參知政事正憲公之裔也其先害川人五季時從家
信永豐之施村復徙邑里乾封處士生感異夢既長儀
狀魁梧識者異之其父嘗遣饋樂邑令莆田陳公裕公
賢令也一見器之勸之讀書自是手不釋卷舉史文輒
能語其興亡得失大意對客亹亹談論不倦以故賢士

大夫至邑者必造其廬酬酢終日不能去居恒簡出出必正衣冠顒顒昂昂望之知為長者治家嚴整早起受子婦揖然後處分家事家人惴惴惟恐有過以犯其怒邑大夫屢以鄉飲禮之堅辭不赴正憲公歷世既遠子孫寖以微弱處士能大其門閭建祠而祀之維謹且敦請名士以教其子孫俾不墜先業亦可謂賢矣病且革命扶出正寢顧謂侍者曰吾甚安之達旦神愈精明言辭慷慨平生英邁之氣不少減生於其年其月其日卒

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娶夏氏予從姐也幼失怙恃鞠於兄嫂自幼至長終日不離房闥雖家人罕見其面事舅姑以孝閫下逮臧獲撫教如子女子婦化之不敢以惡聲加焉處士愛賓客户外之屨常滿隨其人而為之治具未嘗有惰容予每過之寒暄之外無一剩語終日凝坐如塑羣婢奔走受命於側不動聲氣而事無有不如其意者歸語家衆未嘗不共嘆其賢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先處士卒實某年某月某日也享年

七十子男二長鏊邑庠生早卒次即鑾王府良醫孫男五長即濬恩郡庠生次某合葬於施村獵壇之原

銘曰易著家人天地大義其吉其凶何假卜筮賢哉處士亦有賢配宜得吉阡以裕後嗣

止軒劉君墓誌銘

君諱珹字子美别號止軒世居信永豐之霞坊曾大父諱某大父諱伯淵號直翁君性剛直是是非非無所回互人皆以為有父風嘗為鄉族所苦衆皆勸其少屈以

自全君曰我性如石可斷而不可屈也晚厭喧雜卜居李公塢課僕種藝之餘惟延師教子而已因更名愚塢有羣盜夜入其室胠篋而去覺戒家人勿追家人尾其後得其跡具以告君君曰我富于貲彼竊幾何何校家人卒得其人送之官獄成而盜逃有司遣邏卒捕詣君求賞而後行君曰彼盜吾物執而送之官操縱在彼我何與焉衆皆無辭而去後有因獲盜致累者皆嘆君之識度好讀古書而篤信其說於世俗方技若星命地理之

說俱不信嘗謂六經不言此而後儒或言之此所以不逮孔子耶然君宅葬精于堪輿之說者不能議豈非存心正直而鬼神默有以相之歟於此益信其言亦足以祛世俗之惑君讀書未多而所見如此豈非天資之高耶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子男二次賓議聘予女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卜葬龍回坂之下原去直翁之墓為近

銘曰直翁有子宜有父風卜葬於茲宜近直翁

冰溪婁先生墓誌銘

宸濠叛逆冰溪以妃族被逮死獄中聖天子御極詔議獄開釋無辜婁氏皆得原宥有大臣閱奏牘見冰溪姓名顧謂同列曰是即所謂樓上先生昔嘗不受宸濠衰服之命豈有從逆之意耶不死當見原士論惜之逮繫之初衆皆懼禍不敢近獨其壻太學生上瀘余錠奉其父英數之命周旋其間不避艱險及械送臬司遣人潛隨其後為之給衣藥服食晏然如在家時不幸以疾卒其

衣衾棺槨殯殮以禮其年某月某日卜葬上瀘之郭墩予以門生得相役而視其窆鋟以墓銘見屬義不得而辭也按冰溪諱忱字誠善其先信陽人元季有諱子福者逃難南奔遂家上饒之盈濟坊曽祖諱德華祖諱思顯贈河南道監察御史輕財尚義鄉稱長者妣楊氏父諱諒字克貞成都訓導封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號一齋受業聘君吴康齋得河洛之傳妣余氏幼有奇質落語輒驚人顧為文不能徇時好以故連不得志於有司

晚由歲貢受歸安訓導未幾即棄官而歸怨其兄之所為托疾不下樓者十年自號病閣戸部侍郎邵二泉呼為樓上先生及兄死作下樓歌以諷之國毋之喪類受衰服獨冰溪以弔服從事且力陳古義却之幾為宸濠極挫以死賴都憲王陽明救解得免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娶王氏生三女長適杭州府知府永豐呂燮次適鋋次適李某皆同邑人也側室楊氏生男仕幼名瑞松女一皆幼宸濠逆節將萌妻

妃泣諫不從事敗妃死檻送京師每食必取飯呼婁妃食嘆曰恨不用爾之言至此湖廣參政同邑鄭𣪍立之以詩哭之曰道義傳心有定論賢妃原是一齋孫夫以一女子尚知用祖之訓識君臣大義鲁謂賢如水溪老且死而乃亡父之訓甘為逆賊之黨邪因誌其墓而系之以銘

銘曰有山蒼蒼有水洋洋是為陳克齋之鄉公死有知當撰杖屨與之倘佯

教諭潘德夫墓誌銘

予友潘德夫不幸卒於官賴諸生得成殯殮之禮妻子旅寓數千里外而川蜀道險慮無以歸時同郡鄭立之以鈇鉞鎮成都而同邑鄭文川亦在臬司皆與君有舊好聞訃嗟悼不已時出符傳命有司給官舫送之歸江行數月如履平地而無風波盜賊之虞人皆以謂君為善之報歸未數月適典學徐公至以表章賢哲為事學中師生具事狀白之衆得其實遂祠祀鄉賢鄉人無異

議焉厥子時愢將卜葬而以墓銘屬予予舊遊婁門賴君啓廸居多君之志行莫詳於予及今不為之撰述後欲考論鄉賢以正祀典者曷從稽焉乃不辭而為之銘使刻而掩諸幽併以告夫後之君子君諱潤德夫其字姓潘氏號玉齋世居信永豐縣前之南洲君端莊誠慤見之童稚甫就外傳即知勤誦習從叔憲副公珪見之喜顧謂其師曰是子可教宜善導之稍長從郡人婁冰溪業舉子冰溪大器之携以見其父一齋先生遂收置

講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諸生中獨致重
德夫嘗謂潘生可謂文質彬彬者矣至輒留宿語連日
夜不倦嘗顧謂君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君佩服
其教不敢忘由是言動舉止率循矩度而胸次坦然無
纖芥可疑望之者皆知其為君子家故富於貲至君父
已貧君取束修為養父母兄弟安其孝友冠婚賓祭未

嘗以貧廢禮人以為難在庠邑士論歸之典學李崆峒嘗進諸生以人才為問衆以君對時君居憂於家李公命有司以禮存問且欲延見君以衰服不敢見往拜於門李公嘉嘆以為知禮為文平正典實不事綺麗能發所見於筆墨畦徑之外屢試居上游顧厄于數竒竟不得志場屋晚由歲貢授辰州麻陽訓導麻陽僻陋人鮮知學君至日升講堂課諸生解義作文根極理致拳拳以務本敦俗為訓諸生多化之者予友張常甫視學湖

湘雅知君學時就麻地擇諸生十餘輩俾廩麻陽而就學焉六年陞成都彭縣教諭君已老矣猶日課諸生如在麻城時退而燕居焚香默坐時取古書翻閱而涵泳其義間發為詩類有冲淡和平之味非中有所養者能如是乎欲謝病東歸與予尋舊約一旦寢疾而卒豈亦予之不幸也德夫生於甲申年九月卒于丙戌年正月享年六十三歲娶張氏子男三以卒之明年卜葬十六都汗洋嶺之南原

銘曰昔在一齋講學小陂河洛之傳實在于茲君從之游學得其師匪善曷敦匪教曷施腏祀鄉賢匪衆之私

監察御史李君墓誌銘

吾友李子芳卒之年厥子廷玉方在髫年及此始克卜地啓殯而襄事焉先期走予山中求誌其墓予不能辭乃據其事狀為之誌而銘之君諱艾姓李氏子芳其字也別號靈崖世居上饒邊源之鳳村其先素以財力雄其鄉元季能糾集鄉人據險阨立營寨以捍紅巾之難

鄉人皆獲安堵如故至今父老猶能言其事君生有異
質早遊邑庠受業同邑婁冰溪先生冰溪諱忱字誠善
先正一齋先生之子遼源抵郡城百五十餘里兩躡峻
嶺若登天然往返皆徒步雖頸足有所不顧時從冰溪遊
者甚衆僧舍不能容乃就棟宇高處因梁架木為閣懸
寄簷牙猶鳥巢然終日閉戶讀書其中至夜分篝燈假
寐几上少頃即起誦讀達旦如是者數年冰溪憫其勤
作詩贈之有讀殘蕭寺三更月踏破青山萬里雲之句

為文屢更竄易積成卷帙動盈几篋士子爭相傳錄由
鄉薦登弘治乙丑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詔命大學
士東閣張東白先生教之東白諱元禎字廷祥與一齋
先生為交邃於理學為海內文宗君受業踰年所學大
進正德丁卯擢北道監察御史時閹宦劉瑾居中用事
賊虐諫輔中外以言為諱君偕同列傳元等三十餘人
上疏極諫瑾怒傳旨罰跪門一日時盛暑跪久率僵仆
至有死者君獨挺然不撓奉命按治兩廣滌奸宿弊洗

雪殆甚貪污屏息未幾丁内艱歸哀毁踰禮服闋竟被
誣不復起士論惜之事親以孝聞凡子壁早卒字其婦
加厚為立嗣充産業贍之弟英為姚源羣盜所獲君不
避艱險極力營救得免於難盜勢猖獗兵力無功率誣
良民為盜君為白于總制都憲愈公得解釋者甚衆鄉
人死于冦者悉收其尸骸瘞之李氏族大以蕃故有祠
堂甚巨毁於冦君合族衆議復之規制弘敞加舊祀田
為宗人所侵者諭以大義悉復之歲時率宗族奉祀唯

謹推其餘增置田三百餘畝併建義學延師以教子弟及鄉鄰有志於學者避冦徙居郡城之西街得周公墩構書齋數楹課僕種藝之餘不忘誦習倦即杖屨行吟以自娛時與冰溪及門人費子和輩往復賡酬每有佳句為冰溪嘆賞晚抱羸疾予往候之連榻晤語議論慷慨早年英氣不少衰享年若干卜以今年葬縣西龍潭江家山之源娶韓氏男一即廷玉邑庠生

銘曰太上無言太上忘情孰謂靈崖數尺之墓下有東

巖百世之銘

劉東臯孺人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世家信之永豐大南嶺後父溥廣東陽江縣令母王氏年二十歸于霞坊劉東臯先生東臯諱珠字子明廣州府經歴事舅姑以孝謹稱東臯夷簡質直不以內事經心孺人綜理于內早作晏息事無巨細處之各有成法閨門整肅寂無人聲東臯甚宜之性嚴而仁恕撫御僮僕有方雖撻之而不怨桃源盜起喧傳攻

及邑里里中望風奔竄而乘機投間攘奪者衆孺人從容暇豫料簡衣服器用及文集之類分命羣僕之機警慎密者藏之尋遇大災一無所失東皋嘆曰使汝爲男子才不當過我耶家富于貲而厚自節約唯供祭祀宴賓客則必躬治酒饌極其洗腆而後已予官南都時先妣在家議聘其女以室貢子予恐孺人恩養太過異日時或不能安我之貧及歸事予唯謹閑習女工無不如法歲值少歉察其意未嘗有纖微見於辭色詢之皆孺

人之教且有次第古人謂子之不肖皆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觀此尤信孺人屢舉子不育惟一女即配貢恩能逮下晚得二男撫之不啻已出以今年月日卜葬里之郭山東皋具狀囑貢子求銘於予予以多病廢學戒不作此久矣重東皋之請且德孺人之能教我子婦也因不辭而為之銘

銘曰易繫家人以嚴為貴婦子嘻嘻悔吝隨至賢哉孺人默與易契卜藏於此宜昌厥世

南京工部主事李君墓誌銘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逵者唐杭州刺史其子暘為參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嘗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嘆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惟謹年十四補邑

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歸適父疾博延名醫湯藥必親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葬祭悉準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甚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絕而復蘇者數每以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閱歲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禀而後行季兄澤早世遺孤友杜方在抱撫育教娶若

已子卒以成立服除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蒞官廉慎有為時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造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率減前所計者什之五事不勞而集孫公甚敬信之遂差督覽儀徵君措置有方凡前官踵襲之弊非職守所當為而有病于人者悉罷之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徵者皆稱便儀徵當漕河之衝宦官有道此者至輒欲啓壩以行君具以法難之類懾以威屹不為懼或賄以文綺之屬君亦辭不受平

生有守類如此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竹木抽分厰君以疾辭時石公以吏部侍郎掌工部事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執法益嚴雖冝官同事者咸憚之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實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一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即死慎勿須材于公家為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為殮貸馬賣屋始克歸其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

于君者相與哭於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于有司為立里門以旌之非誠所感其能然乎友人王誕敷以詩哭之有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須同易簀論之句識者以為名言配徐氏子男一名彬臣側室某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卜葬於霞里祖塋之傍去家數里而近一清為人誠篤果毅好義樂善不啻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退食自公輒閉戶不出潛心

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以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說及近世辭章功利之習一毫不以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著實不為空言予嘗舉論語數處微與文公不合一清不以為然予曰程朱論學及解經要義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于文義之間豈無一二可疑處耶一清曰是固然矣但吾輩今日且當謹守儒先之訓未可如此立論予深以為然嗚呼一清之質近於道矣而學又不失其道天假以

年則其所造非予可得以知而不幸費志以歿不亦重可哀乎世衰道微異說蜂起程朱之言又將為天下之大禁予為此懼而力不足以振之方欲求助於人以為內修外攘之計得友如一清者而又一旦化去踽踽涼涼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耶因誌其墓而銘之

銘曰昔在孔門參以魯得君惟質魯故其學力垂絕有言事符易簀後欲知君視此石刻

亡友劉君元素行狀

君諱絢姓劉氏字元素號定庵世居信永豐之霞坊曽大父斯清大父宗禮父伯安應詔輸粟旌為義官俱以善稱於鄉母徐氏君幼有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少長即肆力于學下筆袞袞有奇語年十三補邑庠生典學使者至得君之文讀之驚嘆曰此子必魁天下自是聲聞日起屢必居上游然君性作文好奇古不肯少徇時好人以故久困塲屋年三十二始與弟繪同薦于鄉正德辛

未會試京師寢疾而卒賢士大夫弔者相屬于途如有爵者之喪然予昔與君同業舉子恒竊以為不多讓及在太學一日督課甚急君退即操筆疾書不屬草兩月程課不終日而畢予疑其為應文逃責之計及取視之辭氣浩發議論層出予始嘆其不可及時同遊太學者多四方名士皆以天下竒才目之而竟止于此豈非命耶君早歲豪邁好使酒以氣加人醒輒自愧或閉戶數日不敢出及聞郡人婁一齋先生講學于家得其議論

慨然有志于學自是不敢縱飲與予同處山寺者數年終日危坐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每造一齋質所疑一齋深器之繼遊太學師事祭酒蘭溪楓山章先生退即執經請益於燕居楓山甚愛敬之事關出處之大義必召與之商確君亦盡言不敢隱作書力陳古義以風之楓山喜曰可謂愛人以德矣嘗讀書山居有處女造其室誘之君不為之動又嘗處家居樓上鄰有侍子躡梯以上視歸於君不顧去而復至者三君正色叱之

下予嘗問之君豈無慾者耶君曰烏得無慾第有邪僻之心時即覺而發赤身熱如焚雖欲為而有所不能每論古人忠義之士辭氣慷慨激烈聽者竦然閒居燕飲必歌杜詩及岳武穆文文山諸作以侑觴觀此則其志之所尚可知矣所著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辭嚴義正類其為人生于成化三年六月十二日卒于正德六年四月十日享年四十有五娶楊氏子男三長朝俞先君一年卒次朝舉次朝宗女三皆適士族以卒之又明年

葬里之楊塢去家五里而近予嘗讀歐公之文見其銘當時宗室之墓雖貴且顯者亦不過敘其三代勲爵及生死年月間有行之可取者據事書之數言而止耳至於賢士大夫或銘其墓或序其文累千數言不能自已惟恐其湮没無聞于天下後世其心公矣今先生大人主盟斯道非若歐公以銘章自任而已如劉絢者雖不幸嘗志而没然能以正自守不為淫邪之所惑雖古魯男子不是過也伏乞一言以表其墓庶不没其為善之名

幸甚謹狀

東巖集卷五

東巖集卷六

明　夏尚樸　撰

祭文類

祭婁一齋先生文

節彼靈山大江之南岷峨之英萬古攸含維北曰徽朱子聿生南則吾信先生崛起先生之學朱子之道二三百年後先迭照維昔康齋講道小陂先生弱冠往而從

之領薦以起分教西蜀尋即告歸了無拘束洞視千古以道自期乃所願學必曰仲尼仲尼之學具在六籍濂洛關閩以羽以翼先生如此沈潛有年寥寥絶學卒以言傳禮樂性情身心之學表裏洞然無所不樂事物之幾知止有定唯善變通隨感而應剛大之氣充塞天地顧茲流俗獨立不懼逮茲晚歲德學日充輝光宣著天下聞風進不獲施退未及傳盡發所見著之簡編程朱緒綸必提其要删述之功往聖同調六經與旨必解其

疑脫落訓詁洞見精微爰定三禮以詒後世繕寫未竟先生已逝予末小子僻處窮鄉進承杖屨幾易星霜方矢厥心以卒所業天喪斯文竟此永訣淵冰之戒幸獲與聞敢不黽勉是行是尊精爽在天陰佑吾志俾克有成斯文罔墜嗚呼尚饗

祭劉士鳳文

維靈生有奇質夙負遠志落筆吐詞煜有奇氣早領鄉薦遂掇高第拜官南曹甫及五祀直聲著聞孰不敬畏

退食自公游心六藝默契潛修豈直章句顧與時違困溺於仕疏方上請遽以憂去讀禮既終若將卒歲孝廉之行至死不貳云胡不淑奄忽云逝哀動士林孰不隕涕賢哉郤公典學於是亦有徐侯敦尚行義奉祠於鄉力撫其嗣匪私於君風化攸繫卓彼一峯千載之士君位其末庶幾無愧予忝同年同官南署誤君知愛誼比昆季踰年聞訃哀悼罔既相去千里無由弔酹兹過鄰邑望墓興喟薄奠一觴用寫誠意嗚呼尚饗

祭王誕敷文

維我誕敷英邁絶俗胸次洞然了無拘束游心藝苑沈浸醲郁發為文辭清風穆穆莅政南曹類非閒局才名藉甚當道推轂出守名邦載祭岳牧遺愛在民如春斯煥方期大用以究所蓄天胡不慭而奪之速昔在金陵誤君之辱道同肝膽愛逾骨肉為别未幾郡齋同宿悚惕孤風古今一𢭏退處於家音問莫續出處存亡無由可卜逮兹問訊墓草已宿吉人云亡云胡不哭君富於

詩遺稿在櫝匣琴流水知惟我獨幸君有子斯文可屬後欲知君於此三復遥持一觴用寫衷曲君如有知能不我燭嗚呼尚饗

祭姜石泉文

惟君才堪世用名與行符貌雖不踰于中人心則持雄于萬夫居家孝友言無間于内外涖官廉介事罔擇于精粗厲難進易退之節守先事後食之謨當代之典章叨之於人者源源其不竭先民之成訓儲之於胸者耿

耿其有餘是誠方今之賢士爲吾黨之通儒不幸顧與時違命不我扶三子連喪君亦殞軀孤櫬遥遥歸自蒼烟之外寡妻戚戚尋卒荒城之隅士林爲之興哀况同年籍而肝膽之相孚者乎所幸嗣後有人實先公一脈之流注托身有所與茶山五賢而並驅達人大觀視死如無天道有知豈於君疎予忝末契歲月云徂傷哲人之已往覺吾道之益孤薄奠一觴有淚沾濡嗚呼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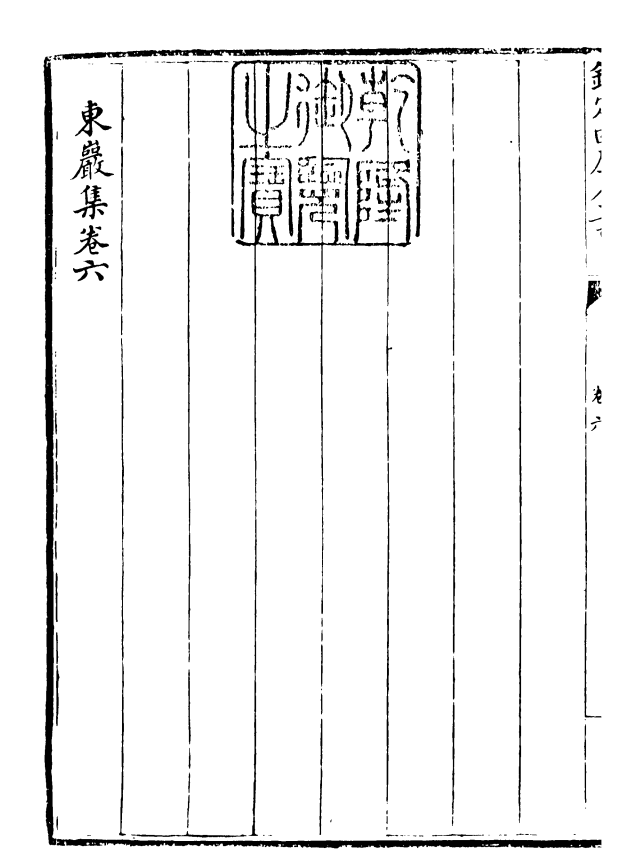
祭太史黄慎卿文

惟我慎卿英持罕類清才卓識見之童稚胷次洞然已無疑滯遇事敢為罔屑於利早遊鄉校潛心六藝含英咀華不溺章句文擬亦山蔚有思致芒洲留識擬魁多士孰謂君名亦在第二事符諸古事亦云異君所自期豈在科第遨遊翰苑英才攸萃衆騖於名我求在志桐江炳靈大用可至天胡不憖竟止於是囊無遺金蕭然布被賴彼諸公得終末事予以薄劣幸托末契夜雨連牀義比昆弟南北相違無由奉侍每讀來書如剖肝肺

方圓論心遽巳先逝追念疇昔曷勝隕涕情以事阻未由往酹拜瞻墓道宿草交翳遲遲一觴中實自愧嗚呼尚饗

祭錦屏周松亭文

維我松亭風流儒雅家有徳人鄉稱長者晚結幽居以近楳埜杖屨徜徉松醪獨把予托末契誼比姻婭屢獲登堂與公持斝玆過墓道歛衽下馬薄奠一觴哀情曷寫嗚呼尚饗


東巖集卷六